

“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sup>①</sup>也就是说，在人的类存在中，交往不仅是人际关系的基本形式，而且交往又作为个人生存的前提而存在。任何个人都不可能脱离这种条件，整个人类的发展，又以此为内在的要素。

然而，交往形式并非一成不变的，它在人的劳动、需要和意识的共同作用下，在集中以生产力发展所体现出来的人类进步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些不同的条件，起初本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了它的桎梏，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变成桎梏并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sup>②</sup>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上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为各个新的一代所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交往形式是人的社会性的集中反映，同时也是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规定。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述，也是从这种意义上说的。但并不能据此就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交往或社会关系。交往和社会关系是劳动、需要和意识的形式与集合，而其内容和决定性因素，还是劳动。交往只有在与劳动的统一中，在劳动与需要的关系及意识的作用下，才能成为人本质的要素。

意识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特征，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有意识。意识是动物本能的升华，并包容着本能，意识能够在认知对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0页。

② 同上书，第81页。

值。而使用价值不仅体现在最终的消费上，还体现于生产流程的各个环节上。马克思对劳动过程下了这样的定义：

劳动过程，就我们在上面把它描述为它的简单的、抽象的要素来说，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sup>①</sup>

马克思对生产产品的劳动的规定，无疑是正确而系统的，但他规定的概念却是“劳动”，而非劳动的一类。这样，就导致将那些不以物质为对象，而是以人为对象，直接或间接为人提供服务的劳动排除于“劳动”之外。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其偏颇似乎还不太明显，但随着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产业发展，行业扩充，依然沿用马克思的定义来规定劳动，其局限日益突出。众所周知，现代世界上已通行“三个产业”的提法，不仅统计学、经济学，就是社会学、人口学、政治学等也都要用“三个产业”来界定社会总体的产业结构及阶级、阶层。“三个产业”分为农业（包括种植业、养殖业、渔业、林业等）、工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服务业作为“第三产业”，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其从业的劳动者数量也占相当高的比例（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占到就业人口的二分之一）。再有，进入工业文明以来，科学研究和教育日益发展，其从业者已成为相当大的人群。在这种情况下，依旧只以生

---

<sup>①</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5页。

产产品的劳动来规定劳动，将服务业和科研教育事业的劳动者排除于劳动者之外，不仅在经济学、统计学上是说不通的，对于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也是不利的。

必须从哲学的意义上承认服务劳动和科研教育劳动的地位和作用，为此就要对劳动进行分类。我这里根据劳动对象的差别，即按以物质资料（不论是自然的还是人加工过的）和以人为对象，将劳动分为三大部类，即生产产品的劳动、为人提供服务的劳动和科学知识研究传授劳动。第一类包括农业和工业，第二类为服务业，第三类为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

关于生产产品的劳动，马克思的定义和论证已经相当清楚，需要补充的，只是一百余年来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已经用电力扩展了动力系统，并运用计算机等电子工具于生产，使劳动过程更为复杂，分工也更细致，劳动者技能更高，劳动生产率大为提升。即令如此，其对象依然是物质资料，其生产流程不论多么长远，其工具多么繁杂精巧，都是针对自然的或加工过的物质资料，都要生产产品，并通过产品的效用而满足人的需要。我们这里着重探讨为人提供服务的劳动和科学知识研究教育的劳动。

为人提供服务的劳动，与生产产品的劳动的共同点在于：它也是人的脑力和体力的支出，也要使用工具，有相应的生产资料和设施，直接和间接地作用于被服务者。与制造产品劳动的区别在于：它并不体现于物的产品上，不必改造物的形态以提供效用，而是以劳动直接提供效用。

服务劳动早在人类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它的历史随交换的演进而延续着，但真正成为社会的一大产业，并与生产产品的产业平列，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领域，还是20世纪以后的事。服务作为一种产业，是在工业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形成的。农业生产方式中，以及工业生产方式的初期，并不是没有人们相互间的服务，但这种服务往

往是局限于家庭内部的，特别是家庭主妇们的劳动，主要是针对家人的。一些富有的家庭，则会购买奴婢来为家人服务，这种情况演化到资本主义社会前期，则是雇用仆人，他们也有人身自由和劳动力所有权，他们是在出卖劳动力的使用权，但并不是从事价值增殖过程，他们劳动力的使用只是为雇主提供服务。仆人，或者说家庭服务员虽然可以说是一种职业，但由于只局限于家庭，且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因而并不构成产业。而社会上各种形式的服务业，如理发、商业、医疗等家庭所不能承担的服务，虽有社会上的一些专门从业者，但大都是个体经营，且规模很小。

工业生产方式的扩大，摧毁了旧的个体经济，而且使大多数妇女也走向社会工作，这样，就使原来由家庭承担的多种服务，也变成社会职业。更为重要的是，工业的发展，又要求更多的服务，如通讯、金融、传媒等。这样，就在传统下来的服务行业之外，又增加了许多新的服务行业。而且，在工业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的条件下，不仅新增的服务行业，就连传统意义上的服务行业，也在不断突破个体经营而资本化，有些行业，如传媒和通信、商业、金融业等的资本规模和经营范围，都足以与工业产业相抗衡。在这种情况下，服务业成为“第三产业”，而且有较快的发展，就是必然的了。

服务劳动的产业化，并形成与农业、工业相并列的“第三产业”，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体上是从20世纪中期，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的，而且随着信息业的迅速发展日益扩张。贝尔在1959年首次提出“后工业社会”一词，并于1962年写了《后工业社会：推测1985年及以后的美国》，1973年又写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在这本书里，他作出了这样的论断：

后工业社会是以服务行业为基础的。因此，这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这里要考虑的不是纯粹的体力或者能源，

而是信息。主要人物是专业人员，因为他通过教育和培训把自己装备起来提供各种后工业社会日益需要的技能。如果工业社会的定义是根据作为生活标准标志的商品数量来确定的话，后工业社会的定义则根据服务和舒适——保健、教育、娱乐和文艺——所计量的生活质量的标准来确定的，现在这些都认为是人人所希望的，也都是可能的。<sup>①</sup>

“后工业社会”这一提法，表明贝尔尚拿不准以一个什么样的词给这新的生产方式命名，但他上述论述中，已经将信息作为基本点，并与体力和能源相并列。后工业社会以服务业为基础，而他所说的服务业，又主要是信息业，从这个推理中，似乎可以得出“信息社会”的提法。事实上，也确有不少论者按这个逻辑得出“信息社会”或“信息时代”取代工业社会的结论。这是一个理由不充分的论点，直到今天，“信息”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而扩展到贝尔预想不到的程度，虽也有人大肆炒作“网络”，但其泡沫很快破灭。而贝尔关于“服务行业”的论述，以及其他人的有关思想，却是必须充分注意的。贝尔进一步论说：

“服务行业”一词掩盖着不同的事物。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有着若干不同的阶段。第一，在工业发展的同时，必然引起运输和公用事业的扩大，商品运动和能源使用增加的辅助性服务，同时引起非制造业蓝领劳动力的增加。第二，在大规模商品消费和人口增长的过程中，销售（批发和零售）和金融、不动产以及保险等传统的白

---

<sup>①</sup> 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143 页。

领就业中心的活动也在增加。第三，正像十九世纪后半叶德国统计学家克里斯琴·恩格斯的理论所指出的，随着国民收入的上升，人们发现，家庭用于食品的费用比例开始下降，边际增长额首先用来购买耐用消费品（衣着、住房、汽车），然后用于奢侈品、娱乐等方面。因此，随着人们生活面的扩大和新的需要与爱好的发展，第三产业即个人服务部门的开始发展：饭馆、旅社、汽车服务、旅游、娱乐、运动。但是，这里开始出现一种新的认识。对社会所许诺的幸福生活的需求集中到两个领域，这是这类生活的基本：保健与教育。疾病的消灭和过上丰裕生活的人数不断增加，加上努力延长寿命，这就使保健服务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色。而技术需要和专业技能教育和进入高等教育机构成为进入后工业社会的一个条件。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新的知识界的成长，特别是教师。最后，对服务业的更多要求，以及，由于市场不能充分满足人们对较好环境和较好保健与教育的需要，将导致必须满足这些需要的政府。特别是全国和地方一级政府的发展。<sup>①</sup>

按历史的顺序和性质，服务业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早在农业社会就已经存在并传统至今的零售商业、手工服务业、餐饮、旅馆等；二是在工业社会早期出现并保持至今的批发商业、金融业、公务活动、私立学校和培训机构、旅游、娱乐、文字媒体等；三是自20世纪中叶以后，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来的随所谓“信息爆炸”而出现的信息业，如通信技术革命引起的移动电话、网络，以及电

---

<sup>①</sup> 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43—144页。

子计算机的广泛运用、电视的普及等。

关于政府机构中公务人员的行为，也应属于服务劳动，但又有一些特别之处，要进行分析。迄今为止，政权机构的活动，依然是行使国家这个阶级统治工具的职能，而且也不具有与其他行业劳动相交换的功能。人们可以将政府或立法、执法、司法、军队等的活动看成服务，事实上也确有服务的性质，如保护居民安全、救灾等，但这些服务是非交换性的，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活动是服从统治的需要，是对公众的压制，显然很难归入“服务劳动”。如果这类政治性服务也进入交换，那么，它肯定处于绝对优势，并因其政治上的垄断而收取无限的费用。只有消灭了阶级统治，取消了国家机器的镇压民众的职能，建立新的为公众服务的公共机构，其纳入服务业也就顺理成章了。

根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计，服务业（应扣除其中对政府等不应属于服务劳动的部分）的从业人员、资本，以及创造的产值，到20世纪末，已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二分之一以上。这一趋势，正在向全世界扩展，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服务业的发展势头相当旺。正是这一现象，使一些人得出所谓工业社会已经结束的结论。

服务劳动的产业化，是工业生产方式发展的要求和表现。工业生产方式既是劳动分工的结果，又加速和扩展了劳动分工，工业技术不仅应用于工业，也应用于农业、畜牧业，同时还向传统的服务业扩展。更为重要的，是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社会劳动，这样，也势必要求社会为家庭，为个人生活提供劳动服务。这就使面对个人生活的服务性劳动，越来越集中于社会，并形成较大规模的行业乃至产业。

与之相应，面对工、农业生产的服务劳动，也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这里最突出的，就是信息行业，包括文字媒体和电子计算机网

络、通信、广播、电视等。当然，信息行业并不都是针对生产的，也要为生活服务，但它的起始，还是从军事到生产，再到生活。20世纪末，美国在克林顿政府的干预下，信息行业迅速发展，其技术和资本优势使其电子计算机、网络、通信等行业，不仅成为其国内经济发展的龙头，而且在向全世界扩张的时候，赚取了巨量的超额利润。但美国某些经济学及其依附者所鼓吹的“信息经济”、“信息时代”高论，很快就在几年时间内因“网络泡沫”的破灭而消失。

信息行业作为服务业的一部分，其对生产和生活的作用，是必须承认的，但这里有一个度。不能因为它在某一国起步时短期内的高速发展，就推论说将来，甚至现在全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信息经济”时代。信息行业从其产生到发展，都是从属于、服务于工业的，而且信息设备，也是工业生产的。<sup>①</sup>信息业也对生活起服务作用，但从人的生理、心理和社会交往而论，信息的传播不可能成为人的生活主体，而是生活的重要方面。可是，无论怎样重要，人也不能把传递信息作为生活的主要内容。人毕竟不能只靠传递信息来生活，虽然不传递信息也不可能生活，但信息传递的手段是多样的，并非只有上网、打手机才是传递信息。

科学知识研究传授的劳动，也是人类有史以来就存在并作为劳动生产和社会延续发展的重要内容。近代以来，科学研究和传授知识的教育迅速成为社会重要的事业，其从业者也逐步扩大。这些从业者的劳动，主要是脑力劳动，包括两部分，一是科学研究，探索新的知识；二是将已有的知识系统化并传授给他人，特别是青少年。与前两部类劳动相比，这一部类的劳动往往是由国家或社会机构出资的非交换、非营利性的，但也有私人资本企业所设的研究机构或

---

<sup>①</sup> 信息设备是由工业生产的，或者说信息设备的生产是工业，这往往被人忽略，必须强调这一点。



私立学校。对此，在经济学上规定价值时要加以区分，但在哲学上规定劳动的分类却可以略去不计。而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又在统计中将这类劳动都归入“第三产业”，这是不严谨的，无论从劳动对象还是劳动目的及其实现的手段，这类劳动都与服务劳动有明显差别。随着劳动和社会的发展，这类劳动的重要性将更为突出。

科学知识即人以理性对所感觉到的人生、社会关系及自然物质的认知，它是人类世代积累的结果，而且每个时代都在前人已达到的知识水平上有所探讨和发现。现代世界已有相当一部分人专业从事科学研究，成果迅速增长，而且相互促进，以致达到所谓“知识爆炸”的程度。现代文明的基本内容，就来源于科学研究。这里需要纠正一个由自然神论和唯物主义所引发的错误观点：只有以自然物质为对象的研究才是科学。这种观点经实证主义的论证得以强化，再经实用主义的修正而将科学的外延扩展至技术研究，至于哲学和社会科学，则被视为科学的附属品——这或许是早期唯物主义哲学家们所始料不及的，但他们以自然科学来证明世界的物质性，并以此反对上帝主义的初衷却是必须肯定的。这种只将自然物质和技术为对象的研究视为科学的观点，是资产阶级统治所需要的。对于资产阶级及一切统治阶级来说，以人生和社会关系为对象的科学研究，无疑是在揭示社会矛盾及其统治的不合理，他们当然要压制这样的研究了。他们所需要的，只是能够编织各种欺骗性词句，掩饰矛盾，论证其统治如何“英明伟大”的说教。对于这样的“研究”，连统治者本人也不会承认其“科学性”。然而，对于集中体现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劳动主义来说，其主体、对象和目的都是人，因而对人生和社会关系的研究是第一位的，对自然物质和技术的研究，实则是对人生的自然条件和手段的研究，是从属于对人生和社会关系研究的。这样说，并不是否认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重要性，只是要摆正其位置，使人生的自然条件和手段的研究统一于主体和目的。科

学研究除一部分技术研究要进入交换，因而会体现为价值外，大部分研究成果都是无偿提供给社会的，其经费也是来自国家和社会机构，但其劳动的性质却是明确的。

科学研究无疑是专业性的劳动，而传授科学知识的教育和普及同样是专业性劳动。从人数论，从事教育和科学普及的劳动者远多于从事科学研究的劳动者。这项劳动的意义在于将人类所积累的科学知识按逻辑的顺序和接受的规律，逐步传授给儿童、少年、青年及各年龄段的人，使之能够理性地认知人生和社会关系以及自然条件，掌握必要的技能，由此成为劳动者并有效地进行各类劳动。教育事业在今天已成为第一事业，除资本主义国家的一部分以营利为目的的“私立”学校外，大部分学校，特别是初中级教育，都是由国家出资兴办的，是国家对下一代国民的“义务”。这些学校是不营利的，其从业者的劳动也不进入交换，因而不表现为价值，但不能因此就否认其劳动。

劳动三部类的划分，囊括了人类全部劳动。在这三部类之外，人们的活动也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劳动的辅助性活动，如消费，接受教育、培训，以及娱乐活动等，它们以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为依托，是人类生存必需的活动，也是实现劳动所创造乃至的必要方式，同时也是进一步劳动的准备；二是对劳动者的管制和无偿占有劳动成果的活动，这主要就是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不劳动但又要控制劳动、享受劳动成果而进行的，包括在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机器中任职，以及统治者私家配备的助手，这是迄今劳动所未曾摆脱的，也是考察劳动时必须注意的外在形式。这两类活动既不能生产产品，也不能为人提供服务，因而虽然要支出脑力和体力，却不能归入劳动范畴。

## 六、劳动者与劳动物质条件的统一

劳动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但不能像黑格尔那样将劳动归结为意识。劳动的主体是劳动者。作为劳动者的人，是物质的特殊存在形式，其意识也是人的物质存在的活动与反映。劳动的对象，不论是自然和人为的物质，还是为之提供服务的人，都是物质的存在，而劳动的工具，也是物质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唯物主义的基本观念可以为劳动主义所继承和吸纳。

然而，并不能同意唯物主义者直接从物质一般对人和劳动的规定。劳动作为特殊物质存在的人的活动，是人证明自己的存在、认知自己的存在，进而认知其存在的物质世界的必要方式。

劳动者和劳动的物质条件，从一般性上说，都是物质的存在。在劳动过程和围绕劳动而形成的全部社会活动中，劳动者是主体，物质条件是客体。这二者的对立统一就构成人的世界。

唯物主义者为了取消对上帝的迷信，提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自然的观点，但当他们说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时候，却没有想到、也没有理由充足地回答贝克莱的唯心主义质疑：怎么能证明世界的本原是物质？人所能知道的只是自己的感觉，至于感觉从何而来，则是不可证明的。贝克莱的质疑抓住了唯物主义者的缺陷，这就是他们也像上帝主义者那样力图证明世界的本原，而人的感性只能产生于人的生命，在没有人的时代和人的活动不能涉及的地方，也就没有人的感性认识，但又要以理性来规定它们。休谟和康德看到了这个缺陷，因而将理性与感性统一起来，凡是人的感性所及的对象就是存在的，也是可知的，至于感性所不能及的“物自体”，理论上可以承认它们是存在的，但由于人的存在的局限，不能感知也就不能理知。黑格尔虽然设想了一个本原性的“绝对精神”，但他的体系

又是从“存在”（或译为“有”）开始，这个“存在”似乎是绝对精神，但实际上是有理性的人，人是存在的主体和认识的主体。黑格尔只能这样思考，才能形成自己的体系，但他在论证中又故意隐去人这个主体，将主体变成绝对精神。虽然他力求探讨并论证“客观”规律，但他所能概括的，也只是世代延续的人的存在及其对作为人存在条件的物质的认识。

人的本原就是人，就是人的劳动。人的认识、人的哲学，只有一个目的，探讨人的存在发展的规律，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才要研究人的物质性及其与物质条件的关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体现着、代表着人的本质存在，而他们的劳动又是扩展、继续人的感性，进而是理性认识的必要途径。劳动者的感性和理性，除对自身存在和技能的认知外，就是对劳动物质条件的认识。

明确世界的物质性，是劳动主义从唯物主义那里继承的必要前提，但这个前提并不是既定的，而是需要进一步探讨和证明的。人如何证明自己的存在及其所处世界的物质性呢？只有劳动，在劳动中人以其体力和脑力来接触、认知、改造具体的事物，或者服务于人，从而切身体会到对象和自己的物质存在。人的认识来源于劳动的实践，劳动的三部类是相互统一的，生产产品的劳动提供基本的生活、生产资料，服务劳动在此基础上满足人生理、心理和社会交往的需要，科学知识研究和传授以一、二部类劳动为根据，并导引其进一步发展。劳动的三部类相互依托和制约，构造了人类总体世界，人类中的每个个体都是这个总体的细胞，只能在总体中才能生存和发展，而总体又要以个体的生存和发展为内容，个体的活动之集合是总体的活力。

人类是以总体的类存在来面对物质的自然界的，总体类存在以个体劳动为支撑，并形成总体的劳动。人类总体劳动与物质的自然

界（包括人自身的物质存在）构成一对矛盾，在这对矛盾中，人是主动的、主要的方面，物质自然界无论怎样浩大无限，都是人类总体劳动的对象。从理论上说，人类总体劳动是有限的，但其对象是无限的，人类劳动总体的扩展也是无限的，人类是在劳动中与自然界发生关系，形成矛盾，劳动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了矛盾的范围，随着劳动的进展，矛盾也在演化着。

人类总体劳动与物质的自然界的矛盾，归结为劳动者与劳动物质条件的矛盾。如何认识这对矛盾，是劳动主义与唯物主义的重要区别。

唯物主义从物质一般性来规定人及其劳动，劳动者只是财富生产的一个“要素”，与作为劳动物质条件的土地（包括其上的自然资源）和体现为资本的经劳动加工了的生产资料（工具、设备、原料等）是同等重要的，甚至认为物质条件比劳动者更为重要，因为物质条件是资本家的财产，而劳动者只是被雇用来使这些财产增殖的工具。资本家是财产的所有权主体，也是生产经营的主体，他以货币资本购买物质条件和劳动者的劳动力使用权，使它们结合生产出财富，也就是生产力。在唯物主义者那里，劳动者与劳动物质条件的矛盾并不体现在生产中，而是体现在对所生产的物质财富的分配上。这是他们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不劳而获的阶级特性决定的。而且，他们所规定的劳动并不包括科学知识研究和传授，特别是科学研究，在他们的视野中是一种“高贵”的行为，而劳动只是“负效用”，是下等人为了谋生不得做的。这样，在唯物主义者那里，就将劳动的“改变世界”与科学研究的“解释世界”分割开。劳动要应用科学研究的成果，但劳动并不能给科学研究以任何帮助。劳动者与劳动条件是同等的生产“要素”，是资本家获取利润的手段，因而，劳动者与劳动的物质条件的矛盾，在唯物主义者，特别是以其为哲学观念的经济学家那里，演变为如何有效配置资源，以谋求

“最大化”的利润。

劳动主义者则认为劳动者是主体，物质条件是作为主体的劳动者的手段。在这对矛盾中，劳动者是主动的、主要的矛盾方面。劳动是改变世界的过程，这种改造首先是对劳动者的改造，即素质技能的提高。进而是对自然物质的改造，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使所有人的生存发生变化，消费、交往和意识不仅构建了人类社会，形成了人类特有的思想，更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改造了人的生理结构。劳动的物质条件是从属于劳动者的，是被动的、次要矛盾方面，它们都是因劳动者的劳动，而被作为认识对象、劳动对象，被改造为产品、工具和设施，也就是劳动者通过脑力、体力的支出而使自己对象化于相关的物质之中，它们既是人劳动和生存的物质条件，也是“人化”了的自然。

劳动主义并不否认劳动物质条件之外的自然物质的存在，但在它们被劳动对象化之前，还不能进入人的世界。更不排斥对自然物质的研究，但不是像唯物主义者那样从“世界本原”去规定自然物质，而是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规定劳动的物质条件及其与劳动的关系。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劳动的扩展与深化，使更多的自然物质转化为劳动条件并纳入人的世界。这个过程是无限的，但是每个阶段都是有限的，不断突破有限进入无限。

然而，物质条件对于劳动者来说也并不是纯粹被动的，它们有自己的构造和运动规律，人的劳动必须认知、依循这些规律。

对于最初由劳动而形成意识的人来说，自然界是一个神秘莫测的对象，原始人之所以对某一自然物形成图腾意识，就在于某一氏族在其居住的特定自然环境下，该自然物对人的生存有决定性的影响，但当时的认识水平尚不知其所以然，人的劳动能力又不能改变其形态和作用，因而就因恐惧或依赖产生崇拜。崇拜也是一种认识，人们在劳动中逐步积累了躲避或利用崇拜对象的经验与能力。这种

神的崇拜，他们逐步认识到各部落的神并非其首领和奴隶主的化身，这些首领和奴隶主也没有神的伟力与品行。而且，技能提高了的劳动者和部落征战俘虏造成的人口流动，也逐步在观念上突破了部落区域的界限，不仅认知了自然界的统一性，也认识到人与之间的共性和平等。正是以此为基础，才出现了耶稣及其提出的上帝主义哲学。在最初的上帝主义那里，世界只有一个神，即造人造物的上帝，他集诸神于一身，是万物的主宰，所有的人都由他安排，都要服从他。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基本观念是社会变革的要求，是奴隶和平民利益的集中体现。但当欧洲社会在奴隶起义的震撼下，由日耳曼人所组成的部落联盟击溃罗马帝国，建立封建领主制的部落联盟社会形式以后，上帝主义的原教旨也被教会和领主修改为“一切都是上帝安排好的”，其中基本的就是等级及其世袭制。奴隶变成了农奴，从奴隶主的集体饲养和役使变成“承包制”，即每个农奴都从领主那里得到一小块土地的使用权，而其本人及家庭成员的人身都属于领主，并要给领主服劳役、兵役，还要从承包使用权的土地收获物中交贡赋给领主和教会。

欧洲人在农业生产方式上远落后于中国，他们于公元五世纪实行的封建领主制，在中国则是从公元十一世纪的周对商的“革命”开始，到公元前三世纪已经结束，并代之以秦汉的集权官僚制。这种制度上的先进原因在于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中国的先民们也经历了氏族、氏族联合体、部落联盟几大社会形式，由于较早地进行农业劳动（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是其标志），而且黄河中下游地域又适宜农业生产，因此中国古代的社会进化比欧洲要早。西周时期形成的《周易》，概括了当时劳动者的技能及其对自然界的知识，并据此构造了一个由卦爻组成的知识系统，与之相应的天命观、阴阳五行说、天人合一论及儒、道思想体系构成了中国古代的自然观、人生观、社会观，成为两千多年中国人生存延续的依据。在这

些思想体系的主导下，秦统一了中国，创立了集权官僚制，汉承秦制，特别是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这个在农业文明条件下最为先进的制度及其小农经济聚合了华夏大地世代传承的劳动者，形成了人类第一个伟大民族。汉民族文化与制度的先进，扩展至周边氏族、部落，不断融合于汉族或与汉族密切相连，到十二、三世纪又进一步影响到欧洲，促成了其封建领主制的瓦解，并建立了初级的集权官僚制，诱发了对上帝主义的批判和否定，产生了自然神论和唯物主义。

欧洲的社会变革，内因在于其封建领主制中劳动者与领主、教会的矛盾，中国文化与制度的影响还是外因。欧洲的封建领主制虽然晚于中国一千五、六百年，但其主要矛盾及演进的趋势与中国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欧洲封建领主制是以天主教会的教皇为部落联盟的盟主，中国则以周天子为盟主，其原因是推翻罗马帝国的为首部落日耳曼不像周部落那样强大，不足以成为各部落拥戴的“共主”，只得将当时在民间已有很大影响的天主教树为共主，并建立了统一的教会。欧洲的封建领主制也较奴隶制更有利于劳动者提高其技能，劳动主动性也有所加强，由此深化、拓展了对自然界的认识。而各部落之间的联盟是相当松散的，相互争斗时有发生，为了争霸，那些有作为的领主率先在本部落实行变革，一是削弱内部贵族势力，强化集权；二是鼓励、支持商业，实行重商主义，增加财政和军事力量。这样，就导致城市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商业的发展势必在促进手工业和农业的同时，要求对自然界加强广度和深度的认识，在国王和商人支持下，远洋探险“发现”新大陆。初级的自然科学开始对力学、数学、物理、天文等与商业和手工业密切相关学科的研究。这些都是先进的劳动，商业资本将之与手工业、商业、农业、畜牧业的劳动结合起来，形成密切相连的劳动者群体，在不断扩展对自然界的认识的同时提高劳动者技能，改进和深化对自然物质的



改造，进而变革社会关系。与中国不同，欧洲的初级的集权官僚制刚刚在几个大的王国（即经争霸而统领若干部落的联盟，如法兰西、英吉利、意大利、德意志等）中建立，就被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领导，以广大劳动者为主力的革命所推翻。唯物主义是这场革命的基本指导观念，它对上帝主义和自然神论的否定，是革命的第一步和前提。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生产产品的劳动、提供服务的劳动和科学知识研究教育的劳动的联系更为密切，规模日益扩大，以至于全世界的劳动者都在资本的驱动下结成面对自然物质的统一体，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技能提高、工序程式化，以及广泛而密切的商品交换和劳务交换，极大地拓展了人的对象世界，而对自然物质认识的扩展和深化，又使劳动者的联系与统一进一步密切。现代人类的世界，已远非古代、近代人类所知道的世界，之所以如此，就在劳动者人数的增长和技能的提高，他们的联系与统一使之认知、掌握、利用、改造了更多的自然物质，现代劳动的物质条件已成为人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唯物主义将劳动的物质条件视为世界的本原，将人视为物质的一部分，是物质条件成为物质财富的一个“要素”。也正是在不断认知、掌握、利用、改造自然物质为劳动条件的过程中，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了劳动者与劳动条件关系的异化。资本主义制度比集权官僚制和封建领主制的进步之处，在于它以唯物主义为哲学依据，确立了以物质自然性为基础的个人权利，人身权和对物质财富的所有权是个人的基本权利。也正是从这个基本权利出发，形成了资本雇佣劳动的经济制度，导致劳动者与劳动物质条件的分离与对立。人身权在经济中的体现就是劳动力所有权，劳动者有权选择是否出卖劳动力的使用权。而财产所有权则将劳动物质条件变成私人所有，进而资本化。劳动者要将自身的劳动力用于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必须有相应的劳动条件，在社会化大生产中，除少数个体劳